

孔雀屏

石華父

世界書局印行



集三第刊叢本劃

編主境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四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三集

孔雀屏

實價國幣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石華父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人物

百里響

百里響夫人

百里珍

吳同生

李紹光

張文烈

馬鳴遠

脚夫

車站職員

書販

高忠

吳媽

旅館侍者

汽車夫

旅客若干人

地點

第一幕 上海

第二幕 莫干山

第三幕 上海

第四幕 上海

時間

民國廿五年夏

第一幕

景：上海北火車站。台後左是賣票間，台後右是候車室。候車室前擺着一小攤寄售書報雜誌糖果等。台後深處擺着一長椅。

幕啓：有旅客，脚夫，車站職員來去。吳同生也在內。他來去走着，很不耐煩。最後與一個脚夫撞了一撞，兩人相互瞅了一眼。

脚夫 你有眼睛沒有？

吳 (嘆了一聲，忍耐着) 你可知道到杭州的快車準幾點鐘開？

脚夫 你問站裏的人去！

吳 幹麼冒那末大的火兒？喂，你遇見了一個胖子沒有？後面還跟着兩位女的。

脚夫 這可怪了，車站裏來來往往那麼多人，誰知道你問的是誰？要是你問的是行李，那也許容易回答。

吳 不過這個人跟行李差不多，又矮又胖，像大東瓜那麼一個，滾來滾去的，你見了，你準忘不了。他的名字又奇特，一個叫百里響的。

脚夫 你這個人愈說愈怪了。誰知道什麼千里香萬里香？他又沒有把名字掛在他的身上。

吳 怎麼？你連上海的豆腐大王都沒有聽說過？方方豆腐公司的老闆。要是你替他提過箱子，他的箱子上準貼着他的名片。

脚夫 替人背着箱子，誰還有工夫看箱子上貼着的名片？

吳 要是你能留意，你準看見名片上還寫着他的豆腐公司總經理的銜頭。

脚夫 你這個人可真囉嗦！

吳 這是什麼年頭兒！一個賣豆腐的，也會發大財！多神氣！居然帶着太太小姐上莫干山避暑去！

脚夫 這不是白晝見鬼？

吳 真是白晝見鬼！像我這樣受過大學教育的有見識的人，反而坐在公司裏一天到晚做奴隸，還得讓生活迫着我時常向他去借錢，好讓他擺他的豆腐架子，這太不成話了！太不成話了！（忽然發見脚夫走了）唉，這傢伙怎麼走了？（向站在售票處附近的職員）請問你到杭州去的快車幾點鐘開？

職員（粗魯地）這管我什麼事？你不會到那兒看佈告去？（指向候車室，從左下）

吳 這些車站裏的職員真好客氣好，我看佈告去！要是你到了我公司裏來……哼，我也說看佈告去！（從左下）

(百里響同他的太太小姐自右上)

響 這兒走……別走開，等會找不着人……我們的行李呢……(向左看) 唔唔，好好來了！傘在那兒？

珍 在我這兒，爹。

響 那小提包呢？……烟呢？

妻 在我這兒！

響 還有我的草帽呢？……一定丟在汽車裏了！(他衝向右跑)

珍 不在你手裏！

響 呵呵，在我自己手裏……啊，天真熱！

妻 全是你不好……老催着我們，急這樣，忙那樣……這樣兒出門太沒有意思了。

響 就是動身這會兒忙亂一陣子，回頭坐上火車就好了……你們等在那兒，我買票去。(把帽交給他的小姐) 留心看住我的草帽。(向售票窗) 三張頭等到杭州！

職員 (自右上) 賣票的時間還沒有到，你等一會兒吧。

響 管牠時間到了沒有，反正你來了，我們也來了，你就把票先賣給我好了。

職員 你算得老幾，站裏的事全由你吩咐！

珍 (指着售票窗) 爹, 那兒不寫着賣票的時間嗎?

響 (走到售票窗看了一眼) 等一會兒就等一會兒好了。(向職員) 呵呵, 對不起, 我們是初次出門……
(轉向妻) 我們來得太早了。

妻 我早對你說還早呢, 你連早飯都不讓我們吃。這會兒叫我們等着挨餓!

響 餓不了, 餓不了! 回頭上了車, 什麼都有得吃。

妻 那不是又得化錢?

響 出門自然得化錢, 不能像在家裏那樣寒酸勁兒, 給人笑話。

妻 來得太早了, 也要給人笑話的。

響 寧可早些, 我們可以見識見識火車站。你們看這兒的房子造得多高大! 多講究! 喂, 阿珍, 現在你可滿意了, 我們不是真的動身了! 回頭上了火車, 火車飛得跟蒼蠅一樣快, 一會兒我們就到了杭州。(轉向妻) 你沒有忘帶望遠鏡吧?

妻 沒有忘!

珍 (向父) 你答應帶我們到莫干山去玩, 至少有兩年了。

響 你們小孩兒不懂得我做買賣的, 那像你們學堂裏念書般閒空總得等機會。並且我等着你中學畢了業, 再帶你去逛逛青的山綠的水, 好讓你開開眼界, 長長見識。你說我這爸爸不錯吧。

妻 別再說了，旁人聽了笑話！

響 爲什麼？

妻 你還是在火車站裏唱戲呢，做文章呀！

響 我不過教阿珍胸境放大點兒。（從袋裏摸出一本簿子）阿珍，我已經替你買了一本簿子，你看精緻不精緻？

珍 做什麼用？

響 用處大着呢，一邊記路上用款賬目，另一邊寫遊記。

珍 什麼遊記？

響 莫千山遊記啦！我說你寫。

妻 怎麼？這會兒在火車站就要做起文章來了？

響 這不是做什麼文章的問題，不過我覺得既然成了要人，就該有意見發表，既然有意見，就該寫在簿子裏。

妻 噢，原來如此！倒沒有知道你已經是一個要人了。

響 我是豆腐公司的經理，怎麼不是要人？上海人大半靠我供給他們維太命。你看等我把遊記在報上發表了，誰還敢說我不會動筆的？

妻 沒有阿珍，你根本動不了筆，有什麼敢不敢？

響 啊，我的太太，你幹麼老願意你自己的丈夫丟醜？是不是爲了我沒有讓你吃早飯呢？

脚夫（推着一小車行李上）先生，你的行李在這兒，要掛行李票嗎？

響 當然！當然！不過先讓我點一點件數……一，二，三，四，五，我太太六，我女兒七，我自己八，我們一共

八件兒！

脚夫 好吧！

響（向後奔）我們趕緊！

脚夫 不望那兒走，望這兒去！（指左）

響 是，是（向妻女）在那兒等着我，別走散了！（跟着脚夫奔下）

珍 看爹那樣兒，可真把他忙苦了。

妻 不知他忙的什麼！

李紹光（自左上，後面跟着背行李的脚夫）等一等，我還沒有決定上什麼地方去。（看見百里珍）對了，

是她！我沒有錯！（他向珍鞠躬，珍還禮）

妻（向女）這位先生是誰？

珍 上星期二表兄大喜到姑媽家吃喜酒見過的。

妻 (興奮) 在姑媽家見過的! (她向李點頭)

李 巧極了! 百里太太, 百里小姐上那兒玩玩去嗎?

妻 是的。

李 上蘇州去嗎?

妻 不是——

李 那末上無錫?

妻 不是——

李 對不起, 打攪了! 我以為——要是——我當然可以照料——。

脚夫 先生, 你的行李得趕緊去掛票!

李 對! 對! 去吧! 我本想問明白她們上那兒去, 我好買票。(向百里夫人, 百里珍招呼) 回頭見, 太太, 小

姐! 反正她們走定了就是了。(自左下)

妻 剛才這年輕小夥子不錯。

張文烈 (提着包上) 把我的箱子重到行李室去, 我回頭就來。(看見百里珍) 啊, 正是她! (與她點首為

禮)

妻 這位先生是誰?

珍 也是在姑媽家吃喜酒時見過的。

妻 啊，真巧，怎麼都在這兒會齊了？……沒有關係，反正都在姑媽家見過的！（向張點首作禮）

張 巧極了！百里太太，百里小姐上那兒玩玩去嗎？

妻 是的。

張 上蘇州去嗎？

妻 不是——

張 那末上無錫？

妻 （向珍）喂，同另外一位完全一樣，（高聲）不是。

張 對不起，打攪了，我以為……要是……我當然可以照料……

妻 （向珍）他們可不是一對兒！

張 （旁白）我還是沒有打聽明白。我先去把行李掛了票再回來。（向她們行禮）回頭見，太太，小姐。

妻 這年輕小夥子不錯！……你爹幹什麼去了？我等得腿都痠了。

吳 （自左上）我弄錯了，離開車還有一個鐘頭呢！

珍 嗯，那不是舅舅嗎？

吳 啊，總算找到他們了！

妻 原來是你，你今天爲什麼不到公司裏去？

吳 我告了假，三姊，因爲我想來送你們的行。

妻 你真是爲着送行來的？你太客氣了。

吳 你們好容易第一次出門，我做兄弟的，怎麼能不來送？姊夫怎麼不在？

珍 爹忙着行李去了。

響 (奔着向售票處) 先得買票！買票！買票！三張頭等……

吳 百里，你忙嗎？什麼都妥當了嗎？

響 (忙亂) 同生，你來了，你來送行的，你太客氣了！……對不起，我還要買票去。(走向售票處) 啊，出門

真麻煩！

吳 哼！他又想避開我！

響 (向站在售票處旁的職員) 他們說票沒買好，行李不好掛票。

職員 賣票時間還沒有到，你等着吧！

響 還沒有到！爲什麼行李間的人催我趕緊先來買票(擦着額) 忙得我滿頭大汗。

妻 我腿都站痠了！

響 那末你坐呀！(指向長椅) 那邊不是擺着椅子？你們就坐在椅子上歇歇吧，不過別走開。

妻 剛纔不是你自已說要我們站着那兒等你，別走開。怎麼你去了那末久，還沒把事情辦完？

響 你說的倒容易！

妻 你別忘了，是你要去莫干山的，這會兒還沒坐上火車，我就已經夠受的了。

響 你看，你看，這都是你沒有吃早飯的緣故，往那兒坐下歇歇吧！

妻 那末你自己趕緊呀！（同女走向長椅坐下）

吳 一到火車站就吵嘴了！

響（向吳）她沒有吃早飯，每次都是這股脾氣。……同生，你來送我們行，好極了，我正在那兒擔憂，

像我這樣的人，初次出門，沒個人送行，叫旁人看了，未免太沒有面子了。

吳 我是特地來替你撐場面的，帶便還有點兒小事情跟你商量。

響（感着煩）啊，我的行李還擱在行李間櫃台上，不會丟吧？我看看去。（想走）

吳 我想請你幫助我一下……

響 幫助你一下！

吳 爲了搬家，這個月的錢不夠用，如果可以，我想請你借兩個月薪水，一共是三百元。

響 現在就要？

吳 過去我向你借的錢，我相信每次都還清了的。

響 不是這個話。

吳 那再好沒有，電車公司下個月八號發股息，我一共有一百股，……如果你以爲我信用不夠，我可以把股票交給你做抵押。

響 這成什麼話！

吳 (冷淡地) 那末只好謝謝你了。

響 你爲什麼在我這要走的時候向我要錢？……我帶的錢只夠路上用的。

吳 倘使不方便，也沒有什麼關係。最多我去借印子錢，那不過多出幾個利息吧了。

響 (摸出錢包) 你別動氣……好吧！你就拿三百去，不過別向你三姊提。

吳 (接過錢) 這我懂得，她最把錢看得重。

響 把錢看得重？

吳 我的意思是她很省儉。

響 不得不這樣，不得不這樣。

吳 (冷淡地) 那末我欠你三百元，八號還。對不起，我還有點兒小事情，不送你們上車了，再會！

順風(走向右)借這三百元，多麻煩。一個開豆腐公司的居然到莫千山去，哈哈(冷笑下)

響 嗯，他去啦！他說他來送行的，怎麼又不送我們上車？我不是仍舊沒有人送他借了我的錢，連謝

都不謝一聲！我想他心裏總該感激我的。（看見售票處窗已開）啊，已經賣票了！（一直衝向售票窗前的欄干，擠了上去）

旅客 擠什麼？

職員 （拖着響）按着次序買，站後面去。

響 （旁白）我的行李攔在那兒，誰照管呢？我那太太又那兒去了？（站在衆人後）

（衆人買好票依次下）

（馬鳴遠上，後面跟着他的僕人高忠，提着他的箱子）

馬 你懂了嗎？

忠 是，連長。

馬 你同安小姐說，什麼都完了……真的完了。

忠 是，連長。

馬 倘使她問起我到什麼地方去，什麼時候回來……你說你不知道……她的事我再也不要

聽了。

忠 是，連長。

響 票子總算買着了！趕快，趕快看行李去啊，真麻煩！（奔着下）

馬 你完全懂了？

忠 不過，連長，不過你走也沒用。

馬 爲什麼？

忠 因爲連長一回來仍舊忘不了，仍舊要回到安小姐那兒去的。

馬 噢！

忠 所以還是不要走吧！免得過一天重新要好，連長又得化錢賠罪。

馬 這次比往常不同，我是下了決心的。

忠 好吧，連長。

馬 (走向售票處，又回) 你寫信告訴我，譬如說，你身體好嗎？

忠 連長，小的不敢這樣放肆。

馬 你也可以告訴我，我走了，你看她是不是不快活，——還是她哭了。

忠 連長說的是誰？

馬 啊，當然是安小姐。

忠 連長，我看你還是要同她重新和好的。

馬 沒有的事！

忠 不過……這已經是第八次了！

馬 算了，走你的，把箱子給我吧！別忘了今天晚上，至遲明天早晨，寫信告訴我。

忠 是連長（馬去買票）不到一星期就要回來的。買什麼票啊，這些女人……啊，還有這些男人。（忠下，馬去買票，買好票進候車室）

妻 （與其女站了起來）啊，坐着真累！

響 （奔着上）這會總算完了，完了！唔，這是行李票，連我也掛上了。

妻 哼！總算難為你！

脚夫 （推着空車上，向響）先生，你還沒給我錢。

響 啊，是的，是的，等一等。（與其妻，女商量）給他多少錢？一塊？

妻 一塊五卡。

珍 兩塊。

響 就給他兩塊吧。（付錢）拿去！

脚夫 謝謝先生！（笑着不下）

響 你嫌少嗎？

脚夫 先生，不敢。剛纔這兒有一位先生，等了您好久，他逢人便打聽您，不知道您會着了沒有？

響 啊，一定是同生了。你怎麼知道他是找我？

脚夫 您不是方方豆腐公司總經理百里響先生嗎？

響 (得意非凡) 哈哈……我正是百里響！(轉向妻) 你聽見沒有，連火車站的脚夫都認得我了！(又轉向脚夫) 你說，你說，你往下說，你怎麼認得我的。

脚夫 我們都吃你的豆腐不是？

響 對對，上海人都吃我們公司裏出的科學豆腐，那是最富於維他命的，維他命，你懂他嗎？

脚夫 唔唔。那位等着您的先生又同我說，他說您長得……

響 他說我長得怎麼樣？

脚夫 他說您長得……又高又大，像個……像個總經理的樣兒！

響 (更得意) 對對，我就是天生總經理的樣兒，哈哈……脚夫，算你有眼識英雄，再賞你二塊錢。

脚夫 謝謝先生。(下)

妻 這會兒你倒有閒工夫跟脚夫聊天了，上車去吧，回頭又要就誤了。

響 等一等……阿珍，拿出那本簿子來。

妻 怎樣現在就要寫了！

響 (讀着) 付出汽車一元五……火車票五十五元……脚夫二元。

珍 寫好了。

響 還有……遊記部份。

妻 你真是瘋了。

響 (讀着) 現在我們離開了這……世界上的大碼頭，這有罪惡的都市，我們一路上遊山玩水，去

親近自然去了！……唔，我的草帽呢？難道落在行李間了嗎？(正向外奔)

妻 不在這兒嗎？

響 啊，是的。上海，我們的大碼頭，上海，萬惡的都市，我們暫時同你告別了！(火車聲響)

(幾個旅客急急奔向月台)

妻 聽見哨子沒有？要誤車了！

響 走走，回頭到了車上再寫完牠。車票那兒去了？(三人忙亂找着)(向妻)也許我交給你。

妻 你幾時交給我的？準是你自忙着寫什麼遊記，糊裏糊塗丟在那兒去了。

響 我沒有丟。阿珍，你拿過沒有？

珍 好像壓根兒沒見過。

響 (從自己的口袋摸出票子) 還是在我的口袋裏，我記得我放在口袋裏的。(三人下)

(李紹光與張文烈分頭上，兩人都走向售票處去買票，相互撞了一撞)

李 喂，當心點兒！

張 你自己當心點兒！

李 啊呀，文烈是你！

張 啊，紹光！

李 你出門嗎？

張 立刻要走，你呢？

李 我也要走！

張 好極了，彼此有伴了，你上那兒去？

李 唔，我還不知道呢。

張 這可怪了，我也不知道。我本想買一張到南京，另一張到杭州，不過現在只有到杭州的車，就先買到杭州的再說吧！

李 原來如此，我也一樣，我的目的是在跟牢一位漂亮的小姐。

張 怎麼！我也是同樣的目的。

李 一位豆腐公司老闆的小姐？

張 百里響！

李 對呀！百里響！

張 正是他！

李 我真愛這位小姐！

張 我也一樣愛她！

李 我有意娶她！

張 我想向她求婚。

李 不過我們倆不能都娶她呀。

張 這自然不行。

李 那末怎麼辦？

張 簡單得很，我們既然同路，我們不是就有說有笑了？你作你的愛，我作我的愛！

李 (笑着)這似乎是競賽了。

張 一種公平的，友好的競賽，倘是你贏了，我情願放棄；要是我贏了，亦可也別恨我。你說怎麼樣？

李 好，我完全同意。

張 先握握手。

李 以後還要握握手。(兩人握手)

響 (奔入) 我同你說還早呢!

張 我們的丈人來了!

響 (向書報糖菓攤) 買一本女孩兒看的書。

張 西廂記!

李 (指放在兩唇中) 噓!

書販 (遞給響一本) 您看這本怎麼樣?

響 (讀着) 「西湖風景畫」(付錢)裏面沒有什麼裸體女人同那些混賬話吧?(火車笛又響) 啊,火

車要開了!(奔下)

李 追上去!

張 追上去!(與其他旅客同下)

——幕——

第
二
幕

景：莫干山一家旅館下層一間，又是餐室，又是起居間，台後是窗，窗外是山景，左門通外面，右門通內室，台上有長桌一，桌上擺着花瓶與旅客題名簿，還有小方桌一。

幕啓：張文烈與李紹光靠着小桌坐着，剛吃好飯。侍者正在移去碗碟等。

侍者 還要別的吗，先生？

張 不要別的，倒茶來。

侍者 是。(下)

張 紹光，我們的陣地已經佈置好了，攻擊也已經開始，我們雙方都得加倍努力呀！

李 我們總算幸運，在火車裏居然坐在他們的對面。

張 我們都有了獻小殷勤的機會。

李 你把報紙借給了百里響，可惜他看着看着報紙就睡着了。他借給你的西湖風景畫好看嗎？

張 你呢，自從嘉興起，你一手擋住那車窗，怕它落下來，你不覺手痠嗎？

李 手自然痠，不過百里太太儘塞給我糖菓吃，也就不覺得了。

張 當心甜得倒胃口。

李 還有更甜的呢，從嘉興到杭州，小姐前後看了我三眼！

張 她看了我四眼呢！

李 糟糕！這事態太嚴重了！

張 要是她不看我們，豈不是更嚴重了！……我想目前我們倆她都喜歡，還分不出彼此，也許要經過一個相當久的時期，她才能有所表示，好在我們都是有空閒的人，……

李 你是電車公司的經理，怎麼走得開？

張 這很簡單，我自己向自己告假就是了。我們公司裏的職員都是熟手，暫時離開幾天，不至於出毛病。不過下月八號要付股息，我非趕到不可。你一個銀行家，怎麼有這許多閒空？

李 啊，我只不過是銀行裏一個掛名董事，根本沒有按天到行辦公的必要。

張 原來是位董事！

李 同你一樣，下月八號我也得趕回上海。

張 那末在八號前，我們總有幾次兇狠的鬥爭。

李 呵呵！兇狠的鬥爭！有時我想，我們是好朋友，……我索性退出讓給你好了，不過我實在太愛那位小姐了。

張 說也奇怪，有時我也這樣想，車到嘉興的時候，我真有意下車逃回去就算了，不過我一看到她

李 她真美呀！

張 真可愛呀！

李 真漂亮呀！

張 差不多沒有人比她更漂亮的，還有那雙眼睛！

李 頂迷人了。

張 所以我留着沒有走。

李 啊，這我懂得。

張 像你這樣的人做了我的情敵，真是三生有幸（互相握手）

李 真奇怪，百里響爲什麼還不來？剛纔我們不該搶在他們前面，也許他們到另一家旅館去了。

張 那一定不會，你放心好了。百里就只知道一個半山旅館。

李 那末車子在路上了事嗎？

張 車子出了事，大概不至於我看山轎桿斷了，倒是可能的（笑了一笑，見李起立）你到什麼地方去？

李 我有點兒坐不定，我想出去看看。

張 連茶也不喝了？

李 不喝了，回頭見（急急下）

張 好孩子，真熱心！不過連茶也不喝，未免太委屈自己了。

侍者（端茶上）先生，茶來了。

張（把脚伸到空出的椅上）把椅子移過來點兒！唔，行了。李紹光這孩子，這樣大的太陽，也不怕熱，往外跑；我呢，躺在這兒等着，我們兩個，倒有些像龜兔競走，不知道誰先跑到目的地。（伸手拿了簽

名簿翻閱着）

侍者 先生，肯替我們題上幾個字嗎？

張 我我飯後從不寫字，飯前也難得寫。（翻閱着簿子）「××年八月上海瓜子大王攜同妻子遊

莫干山紀念，」「××年七月上海排骨大王來遊莫干山題字」風雅不忘生意，生意不忘風雅，倒算得我們中國人的特長，喂，茶房，我自己不寫，不過我可以推薦一個人。回頭來一位百里響先生，他是上海豆腐大王，他進高興替你們題。

侍者 是，先生。

張（繼續翻閱着）「莫干山上我來遊……」（忽聞戶外急亂呼喚聲）

侍者 怎麼的？

張 外面嚷着什麼？

(百里響夫人，百里小姐扶着百里響上，前面是李紹光)

李 快快，倒杯熱茶來！

張 出了什麼事？

珍 爹差點兒送了性命！

張 真的嗎？

響 (已坐下) 啊呀！這會兒覺得好些了。

珍 (遞給響一杯茶喝) 爹，喝口兒熱茶提提神。

響 唔，唔。(喝着) 真險呀！

妻 都是你不聽我話的緣故，叫你坐在山橋裏，別下來走，你偏要走。你想你什麼年紀了？就說風景好，難道就非得走着看不可？坐在山橋裏就看不成？

響 要看風景，要親近大自然，怎麼能坐轎子啊，你們這些俗人全是那幾個小石子兒不好，害我站不穩摔下去了。

妻 你爲什麼不當心些？一進山就跳跳蹦蹦，瘋子似的，眼睛儘向別處望，難怪要摔了。

珍 要不是李先生湊巧來了，……爹也許要滾下坡去了。

妻 已經往下滾了，我們正嚷要……

珍 李先生就衝了上去，搶住了他！

妻 李先生真是胆大心細呀！（轉向李）李先生，幸虧你救了他，你是我們的恩人，要沒有你，他已經

……（她開始哭泣）

李 沒有什麼危險，百里太太，百里小姐受驚了，定一定心吧！

妻 （仍哭泣着，向其夫）這會兒你該知道走着看風景多方便了！就說你自己不在乎，你怎麼不也替

我們母女兩個想想？要是真有三長兩短……（哭得更兇了）

珍 （低聲）媽，別傷心了！（向李）李先生，媽已經謝過你，讓我也謝謝你，這次旅行，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李 說那兒的話！

響 似乎該輪到我了！（高聲）李先生，不讓我叫紹光兄吧！

李 隨便好了。

響 紹光兄，我不知道怎樣謝你……不過我百里響活着一天，我心中總有你一天！

妻 謝謝李先生！

珍 謝謝李先生！

李 當不起！當不起！

張 (向李) 現在我明白剛纔我不該貪喝那杯茶了。

妻 (向侍者) 房間預備好了嗎？

侍者 太太，預備好了。(侍者下)

妻 既然預備好了，我們進去歇一歇吧。

響 不必歇，不必歇，回頭我還要上山玩去！

妻 你要去，也得坐轎子去。

響 (起立) 不過，像我真正懂得風景的是不該坐轎的……啊！

衆人 怎麼？

響 沒有什麼，背上痛，好，就坐轎子吧。不過這是我的犧牲。

妻 你進去先歇一歇吧。李先生，回頭見！

珍 李先生，回頭見！

響 紹光兄，回頭見！(向李鞠躬) 啊，背又痛了。(與其妻女自左下)

李 你看怎麼樣？

張 還有什麼說的？算你運氣那兒來的山坡！明明是你故意先撞了他一下吧！這可不在我們預定

計劃之內。

李 這全是碰巧！

張 百里響稱你紹光兄，太太向你哭，小姐向你說多叫人感動的話……很明顯，我是輸了，我想我
只好讓步了。

李 別開玩笑……

張 我並不是說着玩的，今兒晚上我就動身回上海……

李 爲什麼？

張 我在上海等着向你道喜……

李 真的嗎？你如果真要走，我只好謝謝你了。

張 這會兒你說出真心話來了。

李 對不起，我並非要你走……你不說犧牲太大了。

張 我犧牲沒有的事。要是我放棄，全爲的是我認定絕無希望；如果我覺得還有希望，即使是一線
希望，我還是不走。

李 唔！

張 你說怪不怪？自從這位小姐從我手裏溜走以後，我更愛她了。

李 這我可以懂得的……本來我想奉託一件事，現在自然不必提了。

張 什麼事？

李 沒有什麼事。

張 你說好了。

李 我一直想着……你既然決定走，就請你替我向百里響提一提我的身世同我的希望。

張 啊，這件事……

李 我自己沒法子提，我要提了，便有些像是救了他的性命，勒索代價了。

張 不過你要我替你去說，未免太奇特了吧？

李 那末你不答應？

張 當然我可以答應。

李 那末我就感激不盡！

張 你承認我是你的情敵，可偏要我去替你說情，你覺得安當嗎？（百里響的聲音）我聽見我們的丈

人來了，你趕快先避一避吧。

李 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樣感謝你……

張 你放心去好了。我想法子先叫他十二分感激你後再說。（李下）

響（自左上）當然他救了我，他救了我的性命，只叫我百里響活着一天，我總是這樣對他說。

張 喂，百里先生，你覺得好些嗎？

響 呵，我完全好了，我剛喝了半杯酒覺得精神好極了。等一會我還要到山上走走去。唉，你那位朋友呢？

張 他剛出去。

響 他真是個好人，內人跟小女都稱讚他得了不得。

張 倘若百里太太跟百里小姐肯多同他來往，恐怕更要稱讚他呢。在我的朋友之中，他是最誠懇最忠心，最謙虛的人。

響 唔，了不起。

張 他家裏的人我都認得，全是有地位的人。

響 唔。

張 他自己還是一位銀行家呢！

響 唔。

張 中豐銀行的董事，一位銀行家救你，你真夠體面的！是他救了你的性命，是不是要不是他……
響 當然！當然！……算他客氣，把我救了！

張 (驚異) 怎麼客氣?

響 說客氣,也許理沒他的功勞。

張 (不知怎樣說) 唔!

響 當然我一輩子不會忘記他……要是我活著一天……不過同你,我可以老實說,你那位朋友並不是像內人與小女所想的那般了不起。

張 (更是驚異) 啊!真的嗎?

響 真的,她們嚇壞了,以為他了不得。這些女人們,你不知道,老喜歡大驚小怪的。

張 不過總是他拉住了你的,你不是同坡下滾嗎?

響 我往坡下滾,原是不錯,不過我的神志還是清楚的,我看見一株小樹,我就拉住了不放手,你那位朋友來的時候,我還是拉着的。

張 啊!原來你還是靠自己!

響 話雖如此,我對他的好意,還是照樣感激,要再見了他,我還要再謝他一次;回到上海,我再請請他。我百里響不是忘恩負義的人。

張 你太客氣了!請他喝杯茶也就夠了。

響 這種事在山上好像不是頭一回發生。這個地方是出名危險的。茶房方才告訴我,去年有一位

洋人也滾了下去，可見得是很平常的事。內人胆子太小了。

張 不過也難怪你太太驚嚇。

響 後來還是轎夫把洋人拉了起來。你說他給轎夫多少錢？五元大洋！

張 這似乎不算少了！

響 我也那末說，那末樣拉一拉手的事兒，也就值那末多。

張 唔，多一個錢也不值。

響 (在窗口張望了一下) 轎夫還沒有來？我想到山上看看去。

張 太太小姐們預備好了嗎？

響 她們……不預備去，不過我希望你同我去。

張 紹光兄可以陪你去。

響 倘使李先生願意同去，我自然不拒絕。

張 李先生！

侍者 (自右上) 先生，轎子預備好了。

響 好，知道了。

侍者 (遞上簽名簿) 先生肯賞光題幾個字嗎？

響當然可以。不過既然寫，就得好好寫。讓我好好想一想。等我找着了好句子，再替你寫吧。（把簿子還給侍者，轉向張）我去告訴太太一聲，一會兒就來，你等着我。（下，侍者跟下。）

張 這位豆腐公司的老闆，真是一個忘恩負義之徒，我的前途還是光明的，我決計不回上海了。（見李上）他還在癡心妄想呢！

李 喂！見了他沒有？

張 見了。

李 替我說了沒有？

張 說了。

李 那末你把我的意思也表示了？

張 沒有。

李 這可怪了！爲什麼？

張 我們說好，彼此都該坦白。……我說，紹光兄，我現在不走了，我還要繼續奮鬥。

李 （驚奇）啊，原來如此！你能把改變計劃的理由說給我聽聽嗎？

張 理由？我有一個充分的理由……我相信我還有希望。

李 你還有希望？

張 我另走一條路，跟你的路不同，也許還是我先到，

李 很好——自然你有你的權利。

張 我們仍舊保持過去友好公正的態度，是不是？

李 是。

張 你似乎有點兒不大願意……

李 沒有的話！（伸出手，二人握手）

張 那好極了。（走向台後）

響（自左上）走，走，我們走吧！啊，李先生！

李 你覺得好了嗎？

響 好了，這點小事兒，請你不必再提了，我已經把牠忘了。我們到山上走走去，你去嗎？

李 對不起，我有些疲倦，我想歇一歇。

響 請隨便，不要客氣。（侍者上）喂，你把旅客題名簿拿來（坐下來寫）

張（旁白）他大概想出他的好句子來了。

響（已寫好）就是這樣吧。（讀着）「莫干山上竹樹多，一被一被又一被。」我把我的名字同銜頭也寫上吧。

張 啊，好極了！

李 坡字寫成被頭的被字了。

張 (向李做臉) 噓！

響 (謙虛狀) 這是我的一點兒古怪思想。

張 你的字也寫得別致。

響 (把簿子交給侍者) 當心墨還沒有乾！

侍者 是，先生，轎夫在外而等着了。

響 那末我們走吧！

張 走！(響，張，侍者同下)

李 老張變得真快！看他那樣子好高興呀！太太小姐沒有走，回頭總要來的，我坐在這兒等等她們吧。(坐下，拿起桌上的一本書看着)

侍者 (上) 先生，這兒走！

馬 (上) 我不過暫時歇一歇，回頭我要上山去。(靠着擺着旅客題名簿的桌旁坐下) 拿瓶啤酒來。

侍者 是。(下)

馬 (見了簿子) 旅客題名簿！(拿起來翻閱着)「莫干山上竹樹多，一被一被又一被，」百里響。這那

是百里先生，倒是一位白字先生！白字先生，你還是磨你的豆腐吧。

侍者 啤酒來了，先生。

馬 (在簿子上寫着) 喂，茶房——

侍者 是，先生。

馬 我剛纔在簿子裏看見有一位李紹光先生他還在這兒嗎？

李 唉，我就是李紹光。

馬 (立起) 啊，有眼不識泰山，李先生。(向侍者) 你走好了。(侍者下) 李先生不是中豐銀行的董事嗎？

李 是的。

馬 我是馬鳴遠，前第××師第××營第××連長。(坐下飲啤酒) 喝一杯嗎？

李 謝謝，不客氣，我相信我們沒有見過。

馬 大概沒有，不過你也許見過我的名字。上次我因為開了一張向貴行支取的空頭支票……

李 空頭支票！

馬 你還報告了公安局下令通緝我。

李 也許有這會事，不過這不是我個人的事，這是銀行裏的事。

馬 李先生，請別誤會，我沒有怨恨你的意思，連對貴行我也不怨恨；我只想向你說明，我離開上海，

並不是怕你們通緝。

李 這我可以相信。

馬 我不但不逃，一回到上海，我就到貴行來自首。如果你們能夠把我監禁起來，我是感激不盡的。愈快愈好！

李 連長，你說笑話。

馬 決不是笑話，我認為這是你們給我最大的恩惠。

李 連長，你越說，我越糊塗了。

馬 (馬先立起，李跟着立起) 說出來有點兒難為情。李先生，我問你結了婚沒有？

李 沒有。

馬 那末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我有一個弱點……女人！

李 你聽了似乎可笑吧？像我這樣的人……

李 不敢，不敢！

馬 你笑，我也不在乎。我愛上一位年輕美貌的安小姐，她老跟我開玩笑，這使我難受極了。我想拋棄了她，我離開了上海，到莫千山來……天曉得今天晚上我不坐夜車趕回去！我實在捨不得

她！人到了我這年紀，還要愛女人，就跟瘋濕病一樣，什麼藥都治不了。

李 連長，你不跟我說這些，我也可以設法取消你的通緝令的。今天晚上我就往上海總行寫信。
馬 不要，不要，別麻煩了。我非把我自己監禁起來不可，這是惟一醫治我的方法。我雖說沒有試過

李 可是——

馬 李先生，按照法律辦理就是了。

李 如果連長一定堅持非按照法律辦理不可……

馬 這是我求仁得仁。我一回到上海就通知先生，你立刻派人來捉我，早晨我從不出門的。（預備走）李先生，今天在這兒遇見你，三生有幸！

李 連長太客氣了。（馬下）這傢伙好古怪！（見百里太太上）百里太太好！

妻 怎麼？你一個人在這兒？我以為你同他們一同上山玩去了。

李 我去年來過莫千山，對於這兒的情形比較熟悉，我已經跟百里先生說過，如果百里太太，百里小姐有什麼事，儘管吩咐我好了。

妻 啊，原來李先生已經是第二次來莫千山了。你喜歡這個地方嗎？
李 沒有事，常喜歡到各處走走。

妻 這樣說來李先生的見識一定是很廣了，我不大喜歡高山，因為太危險了。我們的家鄉是沒有山的。

李 貴處是……

妻 嘉定。

李 嘉定，敝行在嘉定就有一個辦事處。百里太太認得有一位周炳南先生嗎？

妻 啊，那是我的表兄，李先生認得嗎？

李 (含糊答應) 唔，唔。

妻 我那位表兄是嘉定出名的好好先生。

李 唔，唔，是的。

妻 他患了這毛病真可憐！

李 是真可憐。

妻 五十歲都不到，就耳朵聾了。

李 耳朵聾了？是的，我想起來了，我們那位辦事處主任，是個聾子。他們說怪不得他老沒有回信。

妻 真想不到，救我丈夫的，原來是炳南的一位朋友！世界上真有這樣的巧事！

李 許多事並非湊巧，不過我們不知道吧了。

妻 是的，許多事……

李 譬如說，百里太太，我們在火車站遇見了，在杭州又遇見了，在這兒又遇見了，你以為都是湊巧嗎？

妻 旅行的時候，不是最容易遇見人嗎？

李 當然……尤其是彼此都有跟牢不放的存心。

妻 這是什麼意思？

李 百里太太，我想我不該再玩兒捉迷藏，應當老老实實向你說個明白。我這次到莫干山來，全爲了百里小姐。

妻 全爲了阿珍！

李 百里太太恕我冒昧。自從見了百里小姐後，我沒有一天不想念她。後來我知道你們要來莫干山，我也就跟着來了。

妻 你一直跟着我們？

李 一步一步跟着……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實在我太太愛百里小姐了。

妻 李先生，你……

李 百里太太放心，我不是一個輕薄少年，我實在是誠誠懇懇愛慕百里小姐，十二分尊敬她，同一

個人尊敬他的妻子一般。

妻 (垂首) 這簡直是求婚! 百里響可又不在此! 我怎麼辦? (高聲) 李先生真是這個意思的話……

我看李先生這樣兒……這出身……這地位……還是炳南的朋友……又救了我們……不

過百里先生出去了……一等他回來……

珍 (跳躍着上) 媽! (見李突然停止) 噢, 媽在跟李先生說話。

妻 (窘迫) 我們說着, 是的, 我們正說着你那位炳南表舅, 李先生認得炳南不是?

李 是的, 我認得的。

珍 這麼說起來我們都是熟人了。

妻 (對其女) 怎麼你的頭髮都沒有梳好, 你的衣服也不換件新的? (低聲) 大方點兒!

(外面呼喚聲)

珍 (驚奇) 什麼事呀?

妻 又出了什麼事了!

李 嚷什麼?

(百里響上, 張上, 由一個轎夫與侍者攙扶着)

響 快快! 倒杯熱茶來! (他叫張坐下)

衆人 什麼啦？

響 一件非常可怕的事！快給他一杯熱茶喝，用熱水擦擦他的臉！

張 謝謝……我覺得好些了。

李 發生了什麼事呀？

張 要不是百里先生……

響 你歇一歇，別說話。（轉向他人）啊，真險呀！我們正在山上走着，前面陡然豎起一個好像觸着天的山峯，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

妻 你的轎子呢？

響 我坐在轎子裏，他走在後面，沿着一條山路，一面是山，一面是深坡……

珍 爹別形容了，快說呀！

響 大家正沒聲沒響走着，突然我聽見後頭撲通一聲，我回頭一看，張先生已經不見了。我定睛一看，原來他已經滾下坡去了。那個山坡可真陡，看了都叫人心慌。

妻 到底怎麼樣，快說呀！

響 我一看不好，從轎子裏跳了出來，不顧自己的死活，我奔下坡去……

響 我站在邊邊上，把我的手巾遞給他，他拉我拉，我們拉來拉去，拚命拉了一陣子。我再用盡平生的力氣一拉，就把他拉上來了。總算他運氣，現在重見天日。（用手巾擦着額上的汗）

珍 爹，你真了不得！

妻 總算難爲你了，不過太危險了。

李 （向張）你覺得怎麼樣？

張 沒有什麼，放心好了。（立了起來）百里先生你替母親救了一個兒子……

響 對呀！

張 替妹妹救出了一個哥哥……

響 還有呢，替社會救出一位有用的人！

張 你給我的恩惠，決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

響 對呀！

張 我的性命是你賜給的。

響 張先生，不讓我叫你老張吧！

張 儘可不必客氣。

響 老張，你這一摔，我們倒成了朋友了。握握手。（握手）我現在覺得快活極了，有生以來，沒有像今

天這樣快活的。不是我，你也許已經頭破血流，一命嗚呼了。你該怎麼樣謝謝我？這件事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張 我也永遠不會忘記。

響 (向李) 像你這種年輕人，根本不知道救人一命是多快樂的一件事。

珍 爹，李先生知道的，他不是……

響 (記起) 啊，是，是你說的對！茶房你把那本題名簿拿來給我。

妻 做什麼？

響 我想寫幾句在簿子裏紀念今天發生的大事情。(從侍者手裏接過簿子，翻開來看着) 唉！這是誰

寫在？

衆人 什麼？

響 (讀着) 「這位百里先生將坡字寫成被字，何妨將百里先生寫做白字先生。」馬鳴遠前第×

×營第××連連長。

(衆人相互睜目)

珍 (低聲向其父) 爹，是你寫錯了。

響 我沒有錯，我寫的是草字，他自己看不懂，倒來批評我！我來回答他。(拿起筆來寫) 「連長是個

……混蛋，混蛋根本不配教訓我！」簽上名，百里響。

汽車夫（上）先生明天下山，是不是還是自己僱汽車到杭州？

響 當然，你把汽車預備好。（對張季）你們也坐我們的車走吧。（張李點頭）

妻（低聲）有人向我要求跟阿珍結婚呢！

響 怪了，也有人向我提呢！

妻 向我提的是李先生。

響 向我提的是張先生，我的好朋友老張。

妻 不過我覺得李……

響 等會兒再說吧。（轉向汽車夫）你那車子容得下幾個人？

汽車夫 前面一位，後面三位，要是五位，可以加一個坐兒。

響 正好，正好，你去預備好了。（汽車夫下）

李 我可以趁公共汽車去，不要麻煩了。

響 那末老張跟我們走吧。

珍（低聲）那末李先生呢？

響 只有四個座兒，李先生如果不嫌不舒服，請他坐加座兒吧。

妻 別忘了他救了你的性命！

響 我可以叫車夫放上一個墊子，不就舒服了嗎？

珍 爹！

響 走走，有話我們進去談。（與妻女走向右）

張 哈哈！我知道他逃不出我的手掌。

——
幕

第

三

幕

景：百里響的上海住所，台上是一間起居室，室中的陳設，不三不四，又雅又俗。

幕啓：百里響家的女傭，吳媽，正在打掃房間。

吳媽 老爺和太太來信說今天要回來了。這會兒該到了吧。(鈴聲)來了，這一定是老爺掀的鈴。

(百里響與夫人，小姐攜着箱子等上)

響 去莫千山走了一趟，怎麼上海還是這樣熱？(各人放下手裏的行李)

吳媽 老爺，太太，小姐回來了！

響 (坐下)這會兒該讓我好好歇一歇了。

妻 (坐下)我早要回來的，是你不肯。

響 在杭州你要買這樣，買那樣，又要到宋家去，都是你耽誤的，迫得我非讓老張先回上海不可，我心裏真捨不得他走。(轉向吳媽)有信嗎？

吳媽 都在檯子上攔好了，老爺。

響 (拿起名片)怎麼那麼多人來過？(讀着)李紹光……

珍 (喜) 噢，原來李先生已經來過了！

響 (看着一張一張的名片) 張文烈，這是好人！……李紹光……張文烈，這個人好極了！……李紹光

吳媽 這兩位先生一天來幾次，問老爺太太回來了沒有。

妻 你應該去回拜他們一次。

響 當然我要去回拜他的，老張真周到！

妻 李先生你不去回拜嗎？

響 也要去。看我有沒有閒空。

珍 (向吳媽) 吳媽，你把這些東西搬到房裏去。

吳媽 是小姐。(看着響) 老爺這次回來氣色好多了，路上想是一定很好玩吧。

響 好玩，好玩！你不知道嗎？我還救了人的性命呢！

吳媽 (不信) 老爺救了人(與珍同下)

響 她好像不信，這混蛋！

妻 路上我問你，你老說回到家再說，現在已經到了家，你總該決定了。你讓女孩兒老敷衍着兩個年輕人，像個什麼樣兒？

響 我的主意還是沒有變……我還是喜歡老張！

妻 老張有什麼好？

響 我說不出……不過我總……總……總覺得他好。

妻 可是李先生救過你的性命！

響 他救過我的性命！救過我的性命！老是這套話，我聽膩了。

妻 他救了你的性命，算不得他的錯。他家世清白，地位又好。

響 我沒有說他錯……我並不怨他恨他。

妻 那末你爲什麼不喜歡他？

響 他那種神氣……眼睛生在這兒（指額）他那種神氣，看了叫我難受！

妻 你說李先生看不起人？

響 多少有點兒。他老擺出他是我的恩人的樣子，好像我時時刻刻該向他下跪才是！

妻 他救了你性命，他從來沒有跟人提過。他怎末會要你下跪你自己心裏有鬼，倒冤枉好人起來了。

響 我知道，他雖然不明說，不過他那神氣就夠了。好像說，沒有我李紹光，你百里響……這叫人太難堪了。老張就好……

妻 對呀，張先生一見你，就好像不停地說着，要沒有你百里先生……要沒有你百里響先生……

響 這樣你就覺得有面子了，是不是？你喜歡他，因為他奉承你！

響 奉承我？老實說，他是應該奉承我的。我救了他的性命，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妻 我早知道你就喜歡有人奉承你！

響 一個人能夠救別人性命，當然是了不起，不過我不喜歡擺在嘴上的。我越謙虛，越顯得我的大智大勇。

妻 不過這並不礙李先生的事。

響 阿珍不喜歡他……阿珍不會喜歡他的。

妻 你怎麼知道？

響 我看得出來，知女莫若父。

妻 知女莫若母。

響 知女莫若父。

妻 這便當得很，用不到爭，我們叫她來問問好了，她喜歡誰，我們就挑選誰。

響 行，可以……不過你別慫恿她。

妻 她來了。

(百里珍上。)

妻 (向珍)我同你爹有一句要緊話問你。

珍 問我?

響 對,問你。

妻 阿珍,你現在已經到了嫁人的年紀……有兩個人來提過親,這兩個人,我們做父母的看了,覺得都很適當,所以很難決定,還是由你自己去挑選吧。

珍 怎麼叫我選?

響 完全由你選……

妻 一個是李紹光先生……

珍 噢!

響 你別慫恿她。

妻 另一位是張文烈先生……

響 據我看,老張做人真好,有學問,有地位,又有才幹,將來一定了不起,老實說我贊成你選他。

妻 你不在慫恿她嗎?

響 我沒有,我只把事實說明吧了。(向其女)現在你明白了,可以挑選了。你選呀!

珍 這叫我太爲難了，還是爹跟媽去選吧。你們選了誰，就是誰好了。

響 不行，不行。你自己選，你自己決定。

妻 阿珍，你說呀！就是你爹跟我兩個人，你怕什麼難爲情？

珍 (遲疑) 如果爹媽一定非要我自己決定不可……那末我就選……李先生！

妻 (向響) 你聽清楚了，沒有我說的知女莫若母！

響 李先生！阿珍，你爲什麼不選張先生？

珍 爹，李先生不是救過你的性命嗎？

響 啊，又是這一套老調，不怕人聽得厭煩嗎？

妻 現在你再沒有什麼話可說了吧。

響 慢慢兒再說，慢慢兒再說。我做爹到底有做爹的責任。讓我慢慢兒在外面打聽個清楚再說。

妻 (低聲) 怎麼說出了的話，好不算數。見笑自己的女兒！

響 我並沒……

吳媽 (上) 請進來好了，老爺太太到了剛一會兒。(吳同生上，吳媽下)

響 啊，同生來了！

吳 我聽說你們今天回來，所以我向公司告了假……

響 多謝你晚上在這兒便飯吧，我們從杭州帶回火腿來了！

吳 要沒有什麼不方便……

妻 (低聲) 火腿還在火車站裏呢。

響 啊對對。(向吳) 下次再請你吧。

吳 我不是來吃火腿的。我來跟你說，你動身時借我的三百元……

響 你帶了來還我嗎？

吳 不，不，我的股票利息，明天下午才能發。

響 不忙，不忙。

吳 我很想早些還清了。

響 喂，同生你不知道我還帶來一件東西送給你吧。

吳 謝謝你！

響 在杭州我買了三把扇子，一把送給吳媽，一把送給燒飯的，還有一把送給你，檀香木骨子的，可惜……

吳 可惜什麼？

響 可惜到了上海車站，遇到一個檢查行李的，真豈有此理，他把我的箱子翻來翻去，翻得一塌糊

吳 塗，我已經不耐煩了。他見了扇子，就拿起來扇着。我請他當心些，要送人的。他就往地下一摔！你怎麼不去揀起來？

響 我去揀的，他又故意往後退一步，把扇骨子都踏碎了。

吳 該要他賠。

響 當時我氣極了，只罵了他一句混蛋！他就把我的大件行李扣留了，叫我到檢查處去領。要不是阿珍胆子小勸我，我一定不饒那混賬東西！同生，我送你那把扇子真漂亮呀！

吳 (冷淡地) 雖然我落了空，我照樣兒感謝你。只叫燒飯的同吳媽的沒有摔壞就好了。

吳媽 (開門讓李進) 李紹光先生！

珍 (拋棄了她做着的事) 李先生來了！

妻 (立起迎接) 李先生來了，我們等你等了好久了。

李 百里先生……百里太太……

響 請坐，請坐。(向妻) 他仍舊擺着那恩人的樣子！

妻 (低聲向其夫) 你替同生介紹呀！

響 唔，(高聲) 同生，這是李紹光先生，路上剛相識的一位朋友，這是內人的遠房兄弟吳同生。

珍 (活躍地向吳) 他救了爹的性命！

響 唉，又是這句話！

吳 怎麼，你們路上遇着什麼危險嗎？

響 沒有一點兒小事情。

李 不必再提了。

響 他老是目中無人！

吳媽 （開門請張進）張文烈先生！

響 （興奮起來）啊，他居然也來了，我的好朋友，好老張！（他衝了上去迎接，幾乎把檯子都撞倒）

張 百里太太，百里小姐，好老李，你倒先來了！

響 （拉了張的手臂）來，我替你們介紹，這是吳同生，內人的堂弟；同生，這是我一位好朋友，最知己的朋友，張文烈先生！

吳 張文烈先生，電車公司的張經理嗎？

張 是的，正是鄙人。

響 要沒有我，你的股票明天根本沒有利息可發。

吳 爲什麼？

響 爲什麼？（神氣十足）這很簡單，就是因爲沒有我，他險些兒送了命！

吳 真有這事？似乎你們一天到晚都在救人性命！

響 你不信，我講給你聽，我們正在莫干山上走着，前面聳起一個山峯，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我們沿着羊腸小道走着……

珍 (打開報紙) 唉，爹報上登着你的名字啦！

響 怎麼，報上有我的名字！

珍 你自己看去，這兒！(把報紙遞給響)

響 (讀着) 「莫干山特約通信。」

衆人 看看！(互相湊近)

響 (讀着) 「莫干山近發生一事，其經過頗爲觸目驚心。緣有張君，近日來山遊歷，失足墮坡下，山巖陡峭，正千鈞一髮之際，其同行百里響先生，爲上海鉅商，乃以知命之年，却奮不顧身，躍下救之。」這完全是事實！(繼續讀) 「經長時之掙扎，卒將其友救起，衆人以百里先生義勇可嘉，皆向其致敬。而百里先生功成身退，殊不在意。其謙讓之風，更令人欽佩無已。全國人士，盡以百里先生爲模範乎！」

衆人 了不起，了不起！

張 (傍白) 三塊錢一行！

響 (慢慢地重讀着末一句)「全國人士，盡以百里先生爲模範乎」(很是感動，向張)朋友，我特別得謝謝你，你給我這樣一個機會！

張 不過我很抱歉，只給了你一個機會。

響 (翻開着報紙)常常人家看不起報紙，據我看來，報紙並不怎樣造謠，(把報紙塞進衣袋裏)等會我差人去買十份，好留個紀念。

妻 我們爲什麼不把李先生救過你的事，也送到報館裏去登一登呢？

珍 對呀，也好表示我們多感激他。

響 不行，辦不到，報紙不能儘登我一個人的事。

(吳媽上，拿着一封信)

吳媽 剛才送來的，老爺。

響 (接過信吳媽下)車站行李檢查處來的。

妻 也許是叫你去領行李的。

響 (拆開讀着)「足下之行李現存敝處，若欲領回請親來接洽……」

李 這是怎麼一會事？

響 一個檢查行李的，太沒有道理了，我罵了他一句混蛋，他就把我的行李扣留了……

吳 我看這事情不輕，很嚴重……

響 (不安) 有什麼嚴重？

吳 公務人員行使職權，你公然加以侮辱，恐怕罪名不輕。

妻 那末怎麼辦？

吳 一個月到三個月的監禁。

響 我坐監？我一生清白，到了這個年紀，還要去坐監牢，辦不到，絕對辦不到！

吳 恐怕不由你作主吧！

響 那怎麼辦？我的一生都毀了！

妻 不要慌！

珍 爹，你靜點兒！

張 胆子放大些！

李 別慌，也許我能想個辦法。

衆人 噢！

響 啊，老李，到底你是老朋友！

李 (走近他) 我有位朋友，跟行李檢查處的主任很要好，我去看看他。如果能夠就請他把你的行

李領了出來吧。

吳 恐怕不容易吧。

李 爲什麼不容易？這又不是大不了的事，不過是一時的氣憤。

響 我真後悔！

李 你把這信交給我吧。我想事情很有希望，你不用煩惱，放心好了。

響 (感動) 啊，老張不，不老李！我多感激你呀！

珍 媽，爹稱呼李先生老李了。(與其母走向台後)

李 (低聲向張) 又落到我手裏了！

吳 (向李) 我跟你一同走吧。

響 怎麼你也走？

吳 唔，晚上還有一個應酬。(李吳同下)

妻 (走近其夫，低聲) 現在你覺得李先生怎麼樣呀？

響 啊，他簡直是活神仙！

妻 可是你還不肯把女兒給他！

響 誰說不肯？

妻 到底還算你有良心，那末你設法通知張先生吧。

響 可憐的孩子！你以為非通知他不可嗎？

妻 等到結婚時候，發請帖給他也可以。

響 那不行！

妻 隨你的便……事到如今，用不着顧忌了。（高聲）阿珍，你跟我來！……張先生，再見！（下，珍跟着）

響 （走向張）我很難受，我有一件事，不得不向你說明……

張 唔。

響 你曾經向我表示過，要同小女訂婚。這在我不但非常贊成，並且還認為很榮幸。不過，不過事情總是突如其來……你的朋友李先生幫助了我好多次，使我……

張 我完全懂。

響 她們都說他救過我性命！

張 你不是說他來救你的時候，你已經攀住一棵小樹了嗎？

響 對是對的……不過那棵樹很細很細……也許要斷的……並且那時候我已經放手了。

張 噢！

響 現在爲了免得我去坐監牢，他又替我奔走去。我再要不答應，未免太沒有良心了！

張 百里先生，你這種高超的道義感，決不是區區私心所能敢攔阻的……

響 噢，那末你不怨恨我？

張 我只記得你怎樣捨己救人，只記得你給我的恩惠。

響 老張，你真是一個好人。我多敬重你呀！

張 (起立) 在沒有離開你以前……

響 唉？爲什麼？

張 在沒有離開你前……

響 (起立) 你爲什麼要走？

張 我不能再來拜訪你了，因爲如果再來，小姐看了是麻煩，對我自己也是煩惱。

響 你說的也對，不過我怎麼能忍心叫我救起來的人離開我呢！

張 不過我永遠不會忘記你的；我已經想好了。我想把你救我時候的英雄氣概，請人畫上一幅油畫，好讓我時時刻刻敬仰。

響 一幅油畫！把我也畫在裏面嗎？

張 我已經同一個最有名的畫家講好，他的畫一定會傳到後世的。

響 傳到後世，老張，你想得真周到！

張 我同他說最要緊是畫得像。

響 對，最要緊是畫得像！

張 不過恐怕要麻煩你坐五六次，好讓畫的人照着你的神氣畫。

響 這怎麼能算是麻煩！不要說五六次，就是坐十次二十次，三十次我也願意。當然你同我一塊兒坐？

張 不，我沒有資格坐。

響 爲什麼？

張 因爲……我想要畫得動人，最好只畫莫千山一個高峯，其他什麼都不畫。

響 (不安) 那末，我呢？

張 只畫莫千山同你。

響 噢，原來是莫千山同我！……山峯高聳入雲，四周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唔，唔，對……不

過你呢？把你畫在什麼地方呢？

張 我已經滾到山坡下去了，什麼都看不見，只伸出兩隻握緊的手，向你求救着。

響 好極了！

張 畫好了，我們可以把畫陳列在……

響 國立美術館裏。

張 不畫好了我們開一個油畫展覽會。

響 是……開一個油畫展覽會。

張 我們還可以標上這樣一個題目……

響 不必太舖張，乾脆只把報上登的那一段「莫干山特約通信」抄上去好了。

張 恐怕還不夠動人吧？

響 夠了，夠了！

張 百里先生再會，……以後我們再沒有見面的機會了，……

響 那不行！那絕對不行！小女的婚事……還沒有決定……

張 不是你說……

響 你別走！聽我說，你別走！

吳媽 （上，引馬鳴遠進）馬連長！

響 （驚奇）這人是誰？

馬 打攪諸位！

響 先生找那一位？

馬 (向張) 這位是百里先生嗎?

響 鄙人是百里響。

馬 啊，百里先生，我找了你好幾天了，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了。

響 (讓座) 先生找鄙人有何貴幹? (坐下，張走向台後)

馬 有點兒小事，不過先讓我問問明白，約摸一星期前，先生不是去過莫千山嗎?

響 去過的，莫千山這地方竹樹多，風景好得很，先生有空，不妨去玩玩。

馬 那末在半山旅館的旅客題名簿內「連長混蛋」幾個字一定是你寫的了。

響 難道先生就是……

馬 對呀，鄙人就是馬連長。

響 久仰，久仰!

馬 鄙人雖然是個武人，並不喜歡同人無理爭吵，也不願意隨便欺負人。不過在旅客題名簿裏，把

我馬鳴遠加上這樣一個頭銜我可受不下去……

響 不過是先對我過不去……

馬 我並沒有對你過不去，我只指出坡字，你寫成了被字，那不是白字嗎?

響 我寫白字也好，黑字也好，不管你的事。

馬 你這話未免強詞奪理了。你既然寫的是中國字，凡是中國人，都有指出的義務。我們不是都應該愛護我們自己的文字嗎？如果足下是讀書出身，這點兒粗淺的道理，總該明白吧。

響 你不是有心來教訓我一頓？

馬 豈敢，豈敢！

響 那我就可以不同你計較。

馬 不過我有一點，我可不能不同你計較。你到底從什麼地方看出來，我馬鳴遠是混蛋？對於這問題，請你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如果你覺得難以爲答，那末照我們武人的脾氣，約定日子，比一場武也可以。想來你既有胆量罵人，當然也有胆量跟人比武吧。

響 你想嚇唬我嗎？那可辦不到。我的胆子早已有口皆碑，將來你會看見的。

馬 到什麼地方去看？

響 到油畫展覽會去看，也許下個月就要舉行。

馬 那我可等不及。你快說吧，你還是答覆我的問題呢，還是同我比武？

響 不要以爲我怕你，比武就比武好了。

張 (突然走近) 百里先生，你再考慮考慮吧。

響 不必再考慮了，我可不怕他。

馬 那好極了，明天下午兩點鐘，我在虹橋路王家花園等着你，你要怎樣比，就怎樣比好了。倘若你不來，恕我放肆，以後我就永遠叫你混蛋！

張 馬連長，請你等一等。

馬 我不能等了，有位小姐在飯館等着我。好，明天下午兩點鐘，王家花園——（下）

張 這事情太糟了，百里先生！我看這位連長是，不好惹的。

響 你以為他真是一個連長嗎？連長會管人寫黑字寫白字嗎？

張 喊吳媽來問問。

響 吳媽！

吳媽 （上）老爺，什麼事？

響 你為什麼放剛才那傢伙進來？

吳媽 他早晨已經來過，我說沒有回來，他留下一個名片走了。

張 拿他的名片來看看。

（吳媽走向火爐上柵板拿了名片，百里響搶了過去。）

響 （讀着）「馬鳴遠前第××師第××連連長，虎威武藝會會長。」

張 還是一位拳師！

響 糟啦！

吳媽 什麼事糟啦？

響 沒有什麼事，你走吧。（吳媽下）

張 事情僵得很！

響 那怎麼辦？剛纔我太冒失了。

張 完全沒有辦法。

響 無論如何，得想個法子——（豁然開朗）啊！

張 什麼法子？

響 沒有，沒有法子可想。我既然罵了他，他要比武，就同他比武好了，難道我真怕他？……再會！

張 那兒去？

響 把家裏事安頓，安頓——誰知道結果——

張 慢慢——

響 老張，你看我事到臨頭，不論怎樣，我是決不後退的。（下）

張（獨白）這太危險了！同一個武人比武！我那位丈人的胆量真不小！兩方都是騎虎難下……只爲的一個白字（想着）——或者我寫封信報告公安局，派幾個警察來，把他們拆散，不是雙方

都有面子？……不行，要叫連長知道了，豈不笑話！……不過他不會知道的，誰也不會知道的。其他法子，我又想不出……（在室中找到紙筆等，坐下來寫）公安局局長大鑒……敬啓者，茲有某君與某君私相約定……明日……事關人命，想非貴局所許，屆時請派人阻止……（把信封好，紙筆等放回原處）立刻得差人送去……不，交給吳媽立刻丟在郵筒裏好了……吳媽！吳媽！（喊着下）

響

（上，讀着手裏的信）「公安局局長大鑒敬啓者，茲悉有二居民，私相約定，明日下午一時三刻……」我早寫一刻鐘，他們總不至於遲到了。『一時三刻在虹橋路王家花園比武，事關人命，想不爲貴局所默許。屆時請派人阻止爲禱。再者其中一人爲本市著名商人，一向奉公守法，爲社會謀福利，此次不幸遭此變故，當尤爲貴局所關心也。……』這混賬連長，哼，以爲我怕他！……信封外面我已經寫了「要件速送」……吳媽！你在那兒？

張

（上，拿着信）吳媽那兒去了？（見了百里響）噢！（忙把信藏到身後）

響

唉，老張！（也把信藏到身後）你看我一點兒沒有慌張的樣子。我心裏根本沒有這會事……（見其妻與女上）啊，我的太太來了，別提起！（走向妻）

妻

阿珍的一個同學，明天下午兩點鐘開音樂會，送了三張票子來，請我們到會。

珍

不去難爲情，爹也去吧，反正有票子。

響 唔……明天我有事不能去。

妻 什麼事？

響 事情非常重要，……你問張先生。

張 唔，非常重要！

妻 什麼事這樣嚴重？（向響）你的臉色爲什麼這樣發青？

響 我的臉發青！明天你看我的臉色青不青。

妻 到底出了什麼事呀？你說呀！

珍 張先生，到底出了什麼事？

張 這事情我不好說，還是問令尊大人的好。

響 我本來不想告訴你們，不過你們一定要我說，我就說了吧，我約定了跟人比武！

妻 跟誰？

響 跟一個連長，一個出名的拳師！

妻 （發慌）天呀！

響 明天下午兩點鐘在虹橋路王家花園。

妻 你簡直……瘋了，你好好一個買賣人，去跟一個武人比武！你自己不要性命，爲什麼不替我們

想想？

響 你們女人們不懂得，對於我們男人，名譽有時候比性命還重要。吳媽怎麼還不來？

妻 (低聲向珍) 你寫封信去報告公安局。(珍走向桌，坐下寫)

吳媽 (上) 老爺，太太飯開好了！

響 (走近吳媽，把信交給她，低聲) 立刻叫阿四送公安局去(走了開去)

張 (走近吳媽，把信交給她，低聲) 立刻叫阿四送公安局去(走了開去)

妻 (從阿珍手裏接過了信，交與吳媽，低聲) 立刻叫阿四送公安局去！

響 我們都吃飯去吧。

珍 (向其母) 我再寫封信通知李先生去。(下)

妻 (向吳媽) 噓！(下)

張 (向吳媽) 噓！(下)

響 (向吳媽) 噓！(下)

吳媽 這是什麼怪事！都叫阿四立刻送公安局去！

第
四
幕

百里響家的花園，園中有椅子等，右角是屋，一面有門窗。

張 (自左上) 一點了！還有一個鐘頭。(走近屋，作吹哨聲) 噓噓……

響 (把頭伸出窗外) 啊，老張，你來了！別作聲，我一會兒就出來。(下)

張 老頭兒怪可憐的！昨天晚上也許整夜沒睡着。好得……好得只是空驚慌，我想到時公安局總有人來干涉的。(見百里響上，穿着短衣，紮着褲腳) 這個打扮你好嗎？

響 你看我不很鎮定嗎？

張 你要帶什麼嗎？

響 (指紮在腰帶裏的裁紙小刀) 帶好了。

張 你帶這個做什麼？

響 以防萬一。

張 (笑着) 我的車在門口等着……你要告訴你太太一聲嗎？

響 慢慢，現在什麼時候？

張 一點。

響 我不願到得過早……也不願遲到……

張 你說的對，準時到最好！

響 早到了，顯得慌張……遲到呢，人家說你害怕。我們還要等等同生才是，昨天晚上我有條子送給他的。

張 請吳先生來做什麼？

響 我要他陪我去。

張 我陪你去好了。

響 他也要去。你不知道，他平時從來沒有把我放在眼裏，只有缺錢的時候，才找上我來。借了給他，他又是滿肚子委曲。照他的意思，像我這樣的人根本不該有錢，有錢的該是他，他念過大學的！這回叫他去看看我的勇氣，我的胆量，看他以後還敢看不起我！

張 他來了。（吳同生上）

吳 我接到了你的條子，我就向公司告了假；有什麼事嗎？

響 同生，我就要跟一個人比武！

吳 你比武？——怪不得這個打扮！

響 我想請你陪我去。

吳 我怎麼能夠陪你去？

響 爲什麼不能夠？

吳 公司裏有事。

響 你不是告了假嗎？

吳 我告了假，不是爲的陪你去跟人比武，這像什麼話？給公司知道了，不要「撤職查辦」嗎？

響 同生，平常我給你好處不算少了，現在在我一生最危急的時候，你連陪我去都不肯？

吳 你是說我借你錢……

響 也許不是爲的害怕，如果害怕……

吳 我不是害怕……我不是早說有事你借了我三百元我該感激你（咬牙）唔，我感激你兩點鐘

我就有股息好領，領出後把錢還給你，我們就兩清了。我希望你早些平安回來！

響 我們把借錢的事攔起不談，單講你我是親戚，你也該陪我去。你不陪我去，你就是害怕。

吳 我害怕？我認爲這種比武的事兒，不是我幹的。

張（向響）我想時間到了，該走了。你還是通知你的太太小姐一聲吧。

響 不必，不必，等會哭哭啼啼，拉住我不放，大家難受（聽到珍的歌聲）阿珍還唱歌呢！

珍 (唱着提着澆花壺上) 脫拉, 拉拉, 脫拉……爹, 你怎麼這個打扮?

響 阿珍……我快要走了……(拿着她的手)……再會!

珍 (若無其事) 再會, 爹, (甩開了手) 你去好了, 不用害怕……(仍去澆花, 自語着) 我已經通知李先生了。

響 (擦着眼, 像是落着淚) 好, 你去吧, 不要哭了!……萬一我不能夠再見到你……(停住) 怎麼, 她還是澆着花!

妻 (捧着花上, 向其夫) 這花我剛採的, 你看多好看!

響 花就是開得好看, 恐怕我也沒有福氣欣賞了……啊, 我要走了!

妻 (若無其事) 你去好了, 不必害怕, 早點兒回來吃飯。

響 (傍白) 怎麼她們都是老不在乎? 難道她們也不得我死嗎?

吳 這家子人可真親熱!

張 時間不早了, 快一點半了。

響 非準時不可!

妻 唔, 非準時不可!

珍 爹, 快走呀!

吳 怪了，怎麼她們反而催他走好妻子好女兒！

響 走走再會再會！(欲走向吳)同生，再會！今兒你該知道我的胆量了吧！

李 (上)不必去了，百里先生比武取銷了。

衆人 噢，這是怎麼一會事？

珍 我知道李先生總有辦法的。

妻 (向李)你說給我們聽聽呀！

李 這，簡便得很——我把馬連長關到監牢裏去了。

衆人 關到監牢裏去了？

張 老李，你好活動！

李 我在莫千山遇見了他，他就求我把他關在監牢裏，我想現在是最適當的機會了。(向響)百里

先生，省得你麻煩了。

妻 (向李)我們多感激你呀！

珍 (低聲)你是我們的恩人！

響 我已經安排得好好的，到了時候，自然有人來干涉的。現在都給他破壞了！

妻 (對響)你怎麼不謝謝人家呀！

響 謝誰？

妻 李先生呀！

響 (走向李，冷淡地) 謝謝。

吳 既然沒有事，我要去領股息了。(向張) 現在正是時候吧？

張 正是時候，坐我的車一同去好了。百里先生，我再來討你的回音好了。

妻 (低聲向李) 別走，他已經答應今天給你回音的，現在機會好得很，你就向他提出吧。

李 真的嗎？我看……

珍 (低聲) 鼓起勇氣，李先生。

李 (喜不自勝) 多謝小姐的好意！

吳 百里，再會。

張 百里太太，百里小姐，再會。(張與吳自左下，妻與珍自右下)

響 壞了，整個兒給他破壞了！昨天我寫了一整晚的信，通知朋友，現在他們不都要笑話我？

李 (走向響) 百里先生！

響 (冷淡) 唔。

李 事情就這樣了結，我想總算圓滿吧？

響 (傍白) 又是恩人的口氣! (向李) 你說圓滿, 倒難說。我滿心想痛痛快快地那傢伙一頓, 給你這麼一來, 不是把我的機會剝奪了? 所以我簡直是遺恨!

李 不過你忽略對方是一個……

響 我全知道, 一個武人, 一個拳師, 那又怎麼樣? 我可不怕! (拍胸在李面前走過)

吳媽 (開門領馬鳴遠上) 馬連長!

響 啊!

李 馬連長!

響 你不是說他關在監牢裏嗎?

馬 (上) 沒有錯, 我是關在監牢裏, 不過我又出來了。(見李) 啊, 李先生, 我欠貴行的錢, 連利息, 現在已經付清了。

李 是。……我想你不怨恨我吧, 你似乎很願意進監牢。

馬 是的, 我確曾表示願意坐監牢, 不過在我要跟人(看響)算賬的日子, 我可不願意。(對響) 勞你久等。

響 我想你應該明白你坐監牢的事跟我完全無關。

李 剛纔他還以為不能跟你交手為遺恨呢。

馬 這我完全明白，毫不疑心。我相信百里先生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

響 (神氣十足)當然。

吳媽

(旁白)老爺真神氣!

馬 那末我們走吧。

響 (仍是神氣十足)走走!

馬 (看表)兩點了。

響 已經兩點了!

馬 兩點半可以到虹橋路了。

李 你在想什麼?

響 我……我……我在想……我常常這樣想……大丈夫能屈能伸。

馬 吳媽 (驚奇)啊!

響 吳媽，你走你的，站在那兒幹麼?

李 我也走吧。

馬 你留在這兒，當個證人吧。(李搖頭仍欲走)請你千萬別走!

響 連長，你是一個勇敢的軍人……我呢，我是最敬重軍人的。我明白我做錯了事……我請求你

……吳媽，你走呀！……我請求你原諒我，實在不是有意的……

（作手勢叫吳媽走，她假裝不懂）

像你這樣的人，我尊敬都來不及，那兒會有心侮辱！

吳媽（旁白）老爺縮回去了！

馬 這算是正式道歉嗎？

李 這算是解釋誤會……

響 不管你的事，免得越弄越糟！讓連長說完了。

馬 這算是解釋誤會呢，還是正式道歉呢？

響（猶豫着）一半……一半。

馬 你在莫千山旅客題名簿裏寫着連長是……

響 我收回，算我沒有寫好了。

馬 你口裏說收回，但是簿子裏仍舊寫着，誰都看得見。

響 難道叫我到莫千山去塗掉嗎？

馬 我本來不敢這樣要求，你既然說起……

響 我沒有說……

馬 既然你願意，那我就接受了！

響 這……這……未免……太開我玩笑了！

馬 百里先生，你也開過我玩笑的。我不要你立刻動身，明天動身也不遲……

李響 這怎麼可以！

馬 明天頭班車去，到了莫干山，請你把你那兩行大作，塗個乾淨。

響 這麼說起來，我非同莫干山去不可？

馬 這次你去，要比上年風涼了。你不是喜歡看風景嗎？

響 對，我頂喜歡遊山玩水，親近自然。

馬 (譏嘲) 先生能屈能伸的精神，十二分令人欽佩。

響 我不喜歡動手！我是一個頂和氣的人！

馬 (笑着) 這次事情的解決，我聲明我完全滿意。(向李) 我還有幾張空頭支票在外面，如果落到

先生手裏，務請關照一聲。諸位，再會了！

響 連長……(馬下)

吳媽 (向響，悲慘地) 老爺，這樣了結，也就算了。

響 (大怒) 你給我滾！立刻滾出去！

吳媽 (莫明其妙) 怎麼怪上我了！(自右下)

李 百里先生？

響 唔，李先生！

李 昨天我已經去過朋友那裏，他說今天去行李檢查處，就可以把你的行李領出來的。

響 (冷淡) 唔。

李 不過你拿到了行李以後，請你寫一封信給檢查處……

響 又叫我去道歉，是不是？

李 不是道歉，是道謝。

響 那還不是一樣，爲什麼你老跟我搗亂？

李 百里先生！

響 你什麼都要干預。誰叫你把那傢伙關進監牢去的？要不是你，我們準能在兩點正趕到虹橋路的！

李 不過兩點後並沒有人攔阻你呀。

響 那是兩回事！

李 爲什麼？是兩回事？

響 爲什麼？因爲……那我可不能告訴你。(盛怒) 我受你的恩惠受夠了！下次要是我再滾下坡去，

請你讓我滾下去好了。我寧可出十塊錢給轎夫，我再也不願意看見你那種恩人的神氣，你的恩惠就只值那末多！我也不願意你來隨便更改我約定的時間，即使我要關進監牢，只要情願，請你別再多管閒事了。

李 但是，百里先生……

響 我頂不喜歡好管閒事的人！你就喜歡干預我的事！

李 請問……

響 你不必問，我不是受人管的。噫！你的恩惠受夠了！（自右下）

李 這可把我弄糊塗了！

珍 （自右上）啊，李先生！

李 百里小姐！

珍 你跟爹提了嗎？

李 提了，不過……

珍 不過怎麼樣？

李 他恨我恨極了。

珍 恨你？沒有的事！

李 他怪我在莫干山救了他……我相信他會給我十塊錢作爲報答的。

珍 十塊錢！

李 他說我的恩惠只值那麼多。

珍 這太不像話了，簡直是忘恩負義！

李 我覺得他看見我就討厭我……我怕我只好謝謝你的好意了。

珍 (急迫) 你要走嗎？那可不成！

李 留在這兒，有什麼好處？他存心把你許給張先生的。

珍 張先生？……我不願意！

李 (喜不自勝) 你不願意？

珍 (自悔失言) 我媽不願意她跟爹不同，她感激你喜歡你……常常對我說李先生是個好人，一個有良心的人，她還想把她認爲最寶貴的東西送給你呢。

李 她的最寶貴的東西，不是你嗎？

珍 (天真的) 我想是的。

李 我該怎樣感激你呀！

珍 你該感謝媽，不是我。

李 你不是對我懷着同樣的好感嗎？

珍 (窘) 我？

李 說呀，我求你。

珍 (垂首) 一個女孩子長大了，同她媽的意思……總是一樣的。(逃下)

李 她愛我，差不多她明說了！……我心裏多快活！

張 (上) 老李！

李 你來了！

張 我們正好談一談……百里響正在鄭重考慮着……十分鐘內他就要宣布了。

李 談什麼？

張 談談我們這次的經驗，你走的路，可以說是錯而又錯。

李 (驚奇) 我，錯而又錯？

張 你聽呀，我們是朋友，我現在告訴你一句話，你一生受用不盡……不過這一次太遲了。你有一

個致命傷！

李 什麼致命傷？

張 你太愛幫助人家了……這是最惡劣的心思。

李 (笑着) 這可怪了!

張 你不必笑……我比你見得多,也比你前進,在幫助一個人之前,你務必先打聽清楚,那個人是
否一個傻瓜。

李 爲什麼?

張 因爲一個傻瓜根本不會感激,還有一種聰明人,最怕受人恩惠……

李 好吧,聽你說你的怪論吧。

張 眼前就是一例子,譬如百里響……

響 (把頭從門口伸出) 說着我呀!

張 你不能够把他歸在好人一類,你看他現在恨死你了。

李 我怕你說的是實話。

張 雖然你救了他的性命,你以爲他對你五體投地了嗎?沒有那麼一會事!那只叫他想起三件事:

第一他的行動的笨拙;第二受了他太太的指摘;第三他摔了一交,貽笑大方。

李 對,不過……

張 還有呢,他正在裝腔作勢,要同人打架,顯得他勇敢的時候,你偏要去戳穿他的紙老虎,那是他最大的忌諱。

李 這又是怎麼一會事？我完全不明白。

張 我早就想到了……我何嘗不幫助他？

李 可見得不是我一個人……

張 不過我只是暗中幫助他，根本不讓他知道，所以我的結論是……

李 不要幫助任何人？

張 不是這個意思，幫助是應該的，不過應當暗中幫助，並且得看那個人是否識抬舉。剛纔說的百里響，他就討厭你，因為見了你，他就覺得丟臉，使他想起受過你的恩惠，他變成了你的下屬。把他整個的人格抹殺了。

李 這不是忘恩負義嗎？

張 忘恩負義是一種驕傲，是一種自尊之心。百里響怕是全中國豆腐公司老闆裏面最自尊的一個人！我早就感覺到了，所以我走的路，跟你的正好相反。

李 你走的是什麼路？

張 我故意摔在山坡底下，明明知道沒有絲毫危險……

李 你故意摔的？

張 當然啦。給百里響那種人一個救人性命的機會，可是同時對他自己沒有絲毫的危險。這是我

的得意之筆！從那天起，我變成了他的心目中人，他的勝利品。他一看見我，就得意忘形，挺起肚子，趾高氣揚，不可一世。——他完全落在我手裏頭，因為再沒有比虛榮更能打動人的……等到事情有些冷淡了，我就設法再煽動起來。——譬如那「莫千山特約通信」化了我三塊錢一行呢！

李 啊，原來是你去買出來的！

張 不化錢怎麼成？明天我還請人畫油畫呢。百里響而對着莫千山，一座小小的莫千山！但是一個高大的百里響！這個你得替我守秘密，你應當記牢，人家看得起我們，不是因為受了我們的恩惠，而是因為我們受了他們的恩惠！

李 男人也許像你所說，女人們怕就不是了！

張 女人們怎麼樣？

李 女人們是知道感激的，她們把人家的恩惠總是牢牢記在心裏頭。

張 你說得好聽！

李 百里太太就跟百里先生的意見不同。

張 太太也許是你的，不過老爺却是我的。自從我摔了那一交以後，他就沒有放開我過。

（百里響上，後面跟着太太同阿珍，他擺出很莊重的樣子。）

響 巧得很，你們兩位都在這兒……承蒙不棄，兩位都看中了小女……現在我已經決定……

(笑着) 一向我十分敬重張先生……

李 (旁白) 啊呀，我沒有希望了。

響 (仍向張) 我給你已經不少，現在我還想給你……

張 (感奮狀) 啊，百里先生！

響 (冷淡地) 給你一個忠告，(低聲) 下次你要是靠着門口講話，頂好聲音放低些。

張 (驚奇) 噢——

響 謝謝你給我的教訓。(高聲) 李先生，你見的比張先生少……你不大用心計，不過我喜歡你，我決定把小女許給你。

李 我心裏感激極了！

響 我把小女許給你，並沒有把眼還清的意思，我仍舊感激你的，因為只有傻瓜根本不知道感激。

(走向右，百里夫人引阿珍走近李，她挽了李的臂)

張 (向李) 弄巧成拙，只好自認倒霉，算是我輸了，不過我們仍舊是好朋友，不是？(握手)

李 當然那還用說？

張 (走近響) 你在門上偷聽來的。

響 唉，這有什麼稀奇！做爹的能不行細打聽打聽嗎？（把張拖過一旁）喂，你那一跤真是故意摔的嗎？

張 摔在什麼地方？

響 山坡底下啦！

張 是的……不過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響 以後還是不說起的好。（握手）

吳 （上）百里，我已經把股息領來了……這裏三百元還你，以後請你不必再提了。

響 忙什麼？

吳 還得越快越好。剛纔我還是趁了張先生的車來的。爲的就要快點兒把債還了。現在我們彼此兩清，以後你可不能再提了。

響 簡直同我一樣的脾氣！

吳 （向張）你的車回來了，待在門口。

張 我的債務也清了，你仍趁我的車子走吧。

響 你的債還沒有清，你還欠我一張油畫呢。不過不要畫百里響了，畫上一個高大的李紹光吧。

張 好的，那恐怕要等小姐大喜時送上了。算是紹光兄射中的孔雀屏，好嗎？百里先生，百里太太，百里小姐，再會。（與吳下）

響 紹光，你明天到我家來便飯吧。

李 (走近響) 明天那不行吧？你答應了連長——(回到珍身旁)

響 對了。(高聲向其妻與女) 明天我們大家動身到莫干山去！

珍 (驚奇) 噢——

妻 我們剛回來，怎麼又要去？

響 你不必問，你難道不願意再去看紹光救我的地方嗎？

妻 不過——

響 你不必多說了，這是非去不可的——良心上非去不可。

——幕——

